



民間故事之一

灰太王

243485

858.8
4404.4

~~243510~~

C9.20



一之書叢事故問民

王大灰

編 蘭 林

淘 上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1933

RAV02/08



FUDAN JEZ000090920D 复旦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灰大王
民間故事叢書

實價三角

編者 林 蘭
發行人 李 志 雲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掛號二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北平 成都 開封 南京 重慶
廣州 雲南 廈門 武漢 溫州
北新書局分局

目次

| | |
|---------|----|
| 彌勒佛的故事 | 一 |
| 半截道人 | 一一 |
| 好吃的土地 | 一四 |
| 鬼谷子 | 一七 |
| 文殊與普賢 | 二一 |
| 黃魚膠與米魚膠 | 二四 |
| 討債鬼 | 二八 |
| 兩世夫妻 | 三一 |
| 五郎子 | 三六 |
| 白無常的帽子 | 四〇 |
| 農夫之妻 | 四二 |
| 赴考遇鬼 | 四七 |

| | |
|-------|-----|
| 水獺精 | 四八 |
| 露水龍 | 四八 |
| 刷鍋把精 | 六一 |
| 人鬼結婚 | 六四 |
| 四樣厨 | 六八 |
| 鬼婚 | 七〇 |
| 吓聲嫂嫂 | 七三 |
| 僵屍的故事 | 八〇 |
| 飛僵屍 | 八三 |
| 殺頭鬼 | 九五 |
| 灰大王 | 九九 |
| 癩太婆 | 一〇一 |
| 龍精的兒子 | 一〇五 |

彌勒佛的故事

蔣康信

古人傳說，浙江三佛地，一爲杭州的靈隱寺，一是南海普陀山，其一，就是奉化岳林寺頭門口坐的笑顏袒腹皆大歡喜的彌勒佛。

至於彌勒佛出世何時，因爲年代遠了，模糊不明，大約總有千餘年了。

當時有個姓陳的富翁，他是一個專做善事的，住在奉化城內，因爲想起年紀大起來了，人將老了，還沒有子嗣，所以常常憂愁不樂。

正值三月天氣，清明時節，日煖風和，百花盛放，這日陳翁和傭工挑了一担餚饌，到山上去掃墓，路過某地池塘，見塘中有個八九歲的孩童，裸體洗澡。陳翁見了，忙叫傭人放下担子，叫他起來，問他

的姓名，住址，和他父親的名字，因為陳翁是個沒有兒子的人。

那個小孩，被他一問，很快的答：「我的名字是名字；我的父親是父親；我是從來的地方來。」

陳翁聽了莫名其妙，又問他，「你從何處去呢？」

「我自然從去的地方去。」小孩答，他現出好像是呆子的神情。

陳翁聽了倒反覺一陣歡喜，就對他說道：「你既無來處，又無去處，可否做我的兒子隨我同去？」

他聽了點點頭，面上露出笑容，表示答應了。

從此這個孩子就作了陳翁的螟蛉子，取名就是彌勒，很是疼愛。這時他好像已成了佛了，終日赤着脚，不穿鞋襪，却喜歡種田，不願做別樣，因為陳翁有田百餘畝，是自種的，並沒有租給別人。

到廿歲的時候，陳翁想定媳婦了，和彌勒相商，那知彌勒堅意反對，一定不要妻子，陳翁沒法，亦只得作罷。

他自己種了田，也歡喜給別人家去種，一日間，無論多少人家，去請他耕田插秧，他總答應。他一個人能化十幾個人，到請他的人家去，所以每份人家，都有一個彌勒，這是他的佛法吧？

日子多了，這件事情被人家識破了，他想這塊不能久住，不如走罷，他就連夜逃出，逃到大橋中塔，削髮爲僧，叫做彌勒和尚。

他做了和尚，後來做了當家，看着對面風水很好，却也有一塊空地，他就把他起造寺，名爲岳林。

從此以後，他修功滿了。一日晚間，他全了一個和尚，步出山門，想去看戲，叫某閉了眼睛背在彌勒身上，只聽見耳邊風聲呼呼在

響，脚好像沒有立住的樣子，飄飄不定，一霎時，但聽見鑼聲，鼓聲，人聲，非常鬧熱，睜眼一看，原來是到了戲場了。和尚很是奇怪，就問他，「這是什麼地方？」彌勒說：「就是城內呀！到中塔有五六里路。」

戲劇做得太好了，過了些時，彌勒叫他回寺，他說：「近近的路你自己去罷，我停一刻來。」和尚一個人不肯回去。彌勒見他不去，就送他一只袋，對他說：「你要錢的時候：一個一個的摸出來用好了，我回去哩？」說了一聲，頃刻不見。

戲場散了，人都回去了，只剩了一個和尚，他不認得路途，只得去請問人家。

那知不好了，這個廟離岳林有幾百里路呀！這個做戲劇的廟，是

在杭州呀。他這時怒恨彌勒，沒法想，只得把彌勒給他的一口布袋，摸出來的銅錢，付棧錢，吃飯，這個布袋的錢，是用不完的，所以沒有幾日，仍回到中塔來了。

他一進山門，只見彌勒坐在荷花缸中，笑顏袒腹，放在正中門內。他一見之後，恨他的捉弄，就去拿一只缸來，把他捫在裏面，再在上面塑一個像。現在各寺各菴都有了，奉化大橋中塔彌勒佛座下，有一只荷花缸，就是藏着彌勒佛的。

（流傳於奉化）

大嶺祖師故事

一

大嶺祖師姓陳，北方人。他起初在惠州的羅浮山修道；後來才跟他的師父來潮陽。當他經過和平（舊名蠓墩）時，途遇江水，沒有船可搭。於是，他便運用神力，做了條飛橋，飛渡過去。後人便名這橋爲陳仙橋。

二

他請某施主捐助土地，好建築庵堂，奉祀佛祖。施主問他要多少地方。他說只要一袖之地便够了。施主看他所求甚少，便答應他。

不料他跑到靈山頂上，張袖向日，影落地上，足有三百餘畝。某

施主原是個樂善好施的人，一給便給他一千畝。現在庵前有好多田，就是施主捐給他的。後人叫他做袖影田。

三

他到了靈山，先結個小茅廬居住。附近鄉人只聽見山上砍樹掘土的聲音，日夜不絕。過了十多天，庵堂果然建成了。

鄉中本多毒蛇猛獸；自他到後，都避到別處去了。一天晚上，他不出行頭，忽覺有件東西絆住他的足，因此跌了一交。他爬起來，看見一個人生的奇形怪狀。祖師毫不驚慌，問他道：「你爲什麼絆我跌一交。」那人說：「我是本山山神，追隨師父好多年了。願師父收我爲徒弟。」祖師看他渾身生毛，因叫他做毛搭颯。

四

韓昌黎爲潮州刺史時，着人請他好幾次，他都不肯去。後來，韓公親到靈山訪他，和他談了好多話。韓公很是拜服。等韓公將離潮州北上時，再來看他。并送他外衫一件，以作紀念。現在山上有留衣亭，便是紀念這件事的。

五

他將圓寂的時候，吩咐弟子們三年後才好把塔門打開。到時，弟子們打開塔門來看，但見祖師容貌如生，頭髮指甲也長了不少。到了唐代末年，庵中和尙再打開來看時，骨都已化完了，只剩下一條舌，還好好地放在那裏。到宋朝年間，連舌也不見了，只留下古鏡一方，祖師的容貌都好好地定在鏡裏。此後塔便不再開，後人因稱此塔爲慈惠祖師之塔。

天后聖母的故事

她的母親生了五個女兒，她的年紀最少，所以父母特別疼愛她。但她的性情却是乖癖，不吃葷，好靜坐，又不喜歡和人家談笑。年紀稍大，道姑打扮。父母要和他擇配，她堅不肯從。父母也無可奈何。

一天，她和姊妹們到花園玩耍，忽見一條巨龍從天上降下，口銜天書，姊妹們都大驚而散。她獨神色不變，上前接了天書，日夜修煉。有一天，她靜坐房裏，脚下踏住一片木板，兩腋又各挾一片，兩眼閉上，不食不動。這樣過了半天，她的母親疑心她已經死了；大聲叫她。她開眼醒來，腋下的木板不覺跌了一片。她頓足歎道：「我正在運用法力，想救父親兄弟，給你這一叫，木板跌了一片，一定有一

個人救不得了。「原來她的父親和兄弟們正航海回來，途遇大風，船已沉沒。結果，她的哥哥果然在水裏浸死了。父親和弟弟們却給海水冲至海邊，遇救，才得平安回來。」

一天，她沐浴更衣，對她的母親說：「我要歸天了。」母親正驚訝間，忽聽見天空中鼓樂大作。一歇兒，她的身體也不見了。

半截道人

不知在那一年，灌河地方有隻海船，將要開船的時候，岸上來了
一個白鬚蒼蒼的老頭子，想要趁船。老頭子上了船，船便拉起篷子，
向海心航去。船剛航到海心，忽然潮水像山樣湧上來，無數的蝦兵蟹
將圍繞著船，船漸漸的要沉了下去。那趁船的老頭子，這時已變成一
條大蛇，盤成一團，船近牛頭山，忽然頭一昂，向著牛頭山騰空飛
去，一隻鯊魚豎起翅膀向水上一跳，把蛇尾掃去了一節，大蛇還是拚
命的向著牛頭山飛去，逃到一個山中洞裏，變成了半截道人，每天修
煉道業，但屁股下總脫不了一攤的血水！

那條大蛇不見了，海水立刻便平靜起來，船還是向前的走。

有一年，一隻大伊山的海船，遭了風暴，到了牛頭山的近處，對面來的風格外兇猛，水手祇好將船航到山旁的避風處。船上的糧食已經沒有了，大家看見山上都是樹木，一定有可吃的果子，因而都爬到山上去，但找來找去，也找不著什麼可吃的東西。後來找到崖頭石下的一個洞裏，看見一個道人，頭髮和鬚鬚都白成一團了，他們知道是神仙，都跪下來，懇求他賜一條生路，給一點東西吃吃。老道人從袋中拿出七粒米，叫他們到山坡神泉旁，取幾滴神水，拿回去，放在鍋裏煮，煮好時，揭開鍋蓋，滿滿的一鍋米乾飯，船上所有的人大吃飽了，還是滿滿的一鍋，吃到二十幾天，海上的狂風息了，他們到山上拜謝老道人救命之恩。老道人說：「你們是大伊山的人吧？我有一封信，請你們帶到千佛寺神台上，就說：『牛頭山半截道人送信到』」

此。「你們去吧，快要起順風了。」他們回到船上，果然一陣風，把海船送進了灌河口。

一個水手，拿着信送到大伊山千佛寺的神台上，說：「半截道人送信到此。」神台的後面，馬上出來一個少年，將信收去。有人說那神台下面，就是半截道人的老家哩。

——流傳于灌雲

好吃的土地

孫佳凱述

一個箍桶匠，今天也不賺錢，明天也不賺錢。他想到：「怎麼我的運氣這樣的壞呢？」這一天，太陽落山時，他挑著擔子，來到山下的土地廟前，歇下擔子，跪在土地老爺面前，哀求說：「土地老爺，土地老爺，祇要你老人家保佑我發財，我定要送來一口豬，一罈酒，一百饅頭，另外送一對花給土地奶奶。」

箍桶匠走後，土地老爺歡喜人請他吃好東西，聽說一口豬，嘴已淌下口水來，接著又聽說一罈酒，一百饅頭，直喜得心頭突突的跳。他暗地保佑箍桶匠發財了，箍桶匠每天都要賺四五吊，像這樣的賺錢，幾個月後還有不發財的道理嗎？

箍桶匠來還願了，帶點豬肉，帶點燒酒，帶一個饅頭，帶一把小刀，還有一張賬單子，到了土地廟裏，就把豬肉咬一口，向土地老爺臉上一攢，說：「豬一口！」把酒用手指向土地老爺眼裏一彈，說：「酒一罈！」（罈與彈同音）又把饅頭一剝，剝成了兩塊塞到土地老爺嘴裏說：「饅頭一百！」（百與剝音近）轉過臉對土地奶奶說：「花一對！」就用小刀在土地奶奶臉上，劃了兩刀子。（花與劃音近）臨走時，對站在神台旁，支著門牙的小鬼說：「小鬼哥，我對得起你！」就用賬單子向著他身上一圍，「哄通哄通」的跑回去了。

土地奶奶看箍桶匠走了，摸著臉上刀痕子，罵土地老爺說：「你看我臉上被人劃成這麼樣，不是你這老東西想人請你大吃大喝的好處嗎？」土地老爺嘴裏嚼著饅頭，囉囉唆唆的說：「我脚下還不是有一

口的猪肉嗎？你拾起吃吧，也好養養傷。我眼睛被那一彈的燒酒燒得比你還疼哩！」小鬼跳着，大聲喊起來道：「老爺，老爺，我這一身的冤枉賬，那一天才能還得清呢？」

流傳於江蘇，灌雲。

鬼谷子

何公超

一家人家的一個小姐，有一天看見牆壁上嵌着一粒穀，她好玩，把牠剝了下來，放在一個瓶裏，倒進一點水去。不久，牠挺起苗來，開出花來，結了一粒穀。牠又把這粒穀採下來，放在瓶裏，又挺苗、開花，結了一粒穀。這樣一連種了七次，每次都只結一粒穀，到了第七次，小姐光火了，不願再種，便把那粒穀剝去了壳，望嘴裏一塞，吞了下去。

一吞下去，小姐的肚皮便一天天大起來：有孕了。

小姐大肚皮，那還了得！她的爹娘疑心她不規矩，但是天地良心，她怎麼會呢？他們查不出她有孕的原因：不過因為體面有關，便

給她造了一間房間，把她關在裏面，四面沒有門窗，只開了小小的一個洞，以便送飯進去；又在牆下放了一只缸，一半在牆裏，一半在牆外，以便她大便小便。

十月滿足，她生下了一個男孩，（生的時候也沒有人照應她，全靠「太金娘娘（註）」保佑的）這便是鬼谷子。

鬼谷子用不着她母親撫養，一出母胎便已成了大人，並且就在外面擺測字灘，賺錢來養活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關在房裏，起初沒有人知道，日子既久，給四個壞人知道了，他們從飯洞裏張進去，見她生得美麗非凡，便天天跑去調戲她，要侮辱她，她是一個規矩的女子，怎麼肯呢？他們便懷恨她，有一夜，竟掘了洞進去，用刀子剖開她的肚皮，抽出她的肚腸，他們以

爲這樣一來，她是死定了的了。

不料鬼谷子回來，把她的肚腸放進了肚裏，把肚皮縫好，又活了。

四個壞人過幾天去張張，見她好好的如平常一樣，「咦，還沒有死，真奇怪。」

於是到了夜裏，她們又掘了洞進去，把她的頭切去，四肢斬去，這樣一來，他們以爲再不會活的了。

不料鬼谷子回來，把她的頭拼上，把她的四肢裝上，又活了。這一次鬼谷子給了她四粒藥，教了她一番話，預備他們再來時，騙他們吃。

他們果真又拿着刀掘了洞進來了，她對他們說：「你們不必殺

我，我是不會死的，我的兒子無論如何終會救活我。現在我有四粒藥送給你們，你們吃了，就會有我兒子一樣的本事。」

他們聽了高興得了不得，馬上就吞了下去，呸，那裏有什麼本事，反而得了四種病，就是一瘋，癆，癥，癩。」

鬼谷子和他的母親從此安安逸逸地過着日子。

注 大金娘娘——新市人的迷信：大金娘娘是保佑小孩的，一直要保佑到十六歲。

(浙江新市)

文殊與普賢

何公超

文殊和普賢約好：誰先修道成功誰就先去訪問另一個。後來文殊先修成功了，他便去訪問普賢。但是他想試試普賢的道心堅不堅，所以變了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在夜裏走去訪他。

她敲開了普賢的門，哀求道，『小女子在荒山裏一個人趕路，夜深了，沒有住宿的地方，求大師慈悲，讓我在這裏權住一宵。』

普賢守着『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的教訓，馬上答應了她的請求。不過這地方只有一個床舖，普賢要讓她睡在床上，自己坐一夜；但是那女子——自然就是文殊的化身，說，『我夜裏胆子小，千萬求大師伴着我一床睡。』普賢是早已看破了女色的，就毫不遲疑地

答應了全她一床睡。

兩個人睡到半夜，門外虎狼的叫聲，風聲，直響得房子似乎都被震動，那女人鑽到了普賢那一頭來，瑟瑟地抖道，「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普賢終是專心誠意地念佛，不去理她，只當傍邊沒有女人睡着一般。

這樣一直睡到了天亮，普賢的心裏一點邪念也不轉，文殊也着實羨慕他朋友的道心堅固；但是他還要試一試他：便在洗臉的時候，變出一隻金戒指來掉在面盆裏，隨後便向普賢道了謝，出門了。

普賢在那女子走後，見面盆裏遺着一隻黃澄澄的金戒指，心裏歡喜，便把牠收藏了起來。

文殊走不到幾步，又跑了回來，向普賢說自己在面盆裏掉下了一隻金戒指，請他馬上給還。

普賢說，「不見有什麼金戒指。」文殊一定說有的。兩個人爭了一會，無法解決，文殊便顯出原身，笑迷迷地說道：「貪財不貪色，再要修行二十年。」

普賢到此才知是他的朋友來試他的心，但是懊悔也已來不及了。

(浙江新市)

黃魚膠與米魚膠

孫佳訊

忘記了在那一年，海邊有一窮人家，母子二人，兒子是木匠，一年到頭，常常在外面做事情，媽媽在家，打幾雙草蒲鞋。

有一天晚間，兒子沒有在家，來了一個老年人，肩上背著斧頭鏢子和大鋸，一看就知道也是個木匠，向著老太婆要借宿。老太婆說：『我家這樣的窮，祇有兩間屋，夜裏又沒有被子蓋。』老木匠說：『我們做手藝的人，什麼地方不能睡？天快要黑了，你老人無論如何要借宿給我住住。』老太婆被他哀求得無法，祇好說：『住就住吧。』老木匠走進屋，看見小屋是用蘆柴笆隔成了兩間，笆孔子都和指頭一樣大，當門擺著兩口土鍋，鍋門口連一根草都沒有；一條舊扁担豎在

笆門的後面。他解下身上斧頭鑿子和大鋸，等老太婆睡著了，拿過那條扁担，用鑿子鑿成一堆的木屑，鋪在鍋門口，縮在木屑裏睡了。

第二天早老太婆睡醒了，兩眼從笆子裏向當門一望，噯呀，那老木匠身底鋪了一堆的木屑子！他想：「那裏來的這堆木屑子呢？」她忽然想起豎在門後的扁担，抬起身來，望望不見了。她嚇得正要喊，忽見那老木匠翻一個身，坐起來，就向木屑裏吐唾沫，把木屑和著唾沫，揉成一個團子，搓搓拉拉成了一條新扁担，向門旁一豎，背起斧頭鑿子和大鋸，搖搖擺擺的向東方去了。

老太婆正在驚訝時，她的兒子來家了，頭一眼就看見門旁的一條新扁担。他問媽媽這是誰的新扁担，媽媽把那個老木匠古怪的事情告訴他。兒子大驚道：「原來魯班老師到此！」急忙向東方追去。追到

海邊，遠遠望見一個人，背著斧頭鐮子和大鍋，飄飄蕩蕩的還不住的向東方走。他大聲喊道：「老師，老師，請站住！」魯班聽見有人喊他，便站了下來。他追到他的跟前，不住的哀求說：「老師，老師，請傳點道給徒弟！」魯班說：「傳就傳一點給你。——此處海水也不深，你仰臥著，嘴張開來。」他仰臥著張開了嘴，魯班的喉嚨裏「呼啦」一聲，咳出來一塊痰，向著他嘴裏吐進去；他心裏一嫌，立刻又吐了出來，落在海水裏。一羣的黃魚和米魚拚命搶著吃痰，黃魚能搶比米魚多吃了一點，一轉眼，一塊痰被吃盡了。這木匠又向魯班哀求道：「老師，老師，請傳點道給徒弟！」魯班說：「我的道不是已經傳給你了嗎？可是你不要，又叫我有什麼辦法？」魯班說過，搖著兩隻袖子，仍繼續向海裏，一直走到了烟霧裏面。

魯班那一塊痰，假如這木匠能吞下去，他便能用他的唾沫，黏住一切木器傢伙的筍子，不意他道業太淺，不知道這塊痰的妙處。現在木匠所用的黏木器傢伙的膠，最好的，用黃魚膘熬成，名叫黃魚膠，次一等的，用米魚膘熬成，名叫米魚膠，就因為黃魚和米魚吃了魯班那塊痰的緣故；黃魚膘的膠性比米魚的大，也就因為那塊痰黃魚比米魚吃得

——流傳于江蘇，灌雲。

討債鬼

白桃

九福老頭兒獨自擎起漁網漁筍走上海灘，太陽已經跨過大海，息在西山脚下了！他隱隱聽得海上有有人在竊竊偶語，一個說：

「某人欠我的錢不少，我要到他家去討了！」

另一個說：

「什麼時候回來？」

「鷄飛關」回來，就是在三歲那年，有隻雄鷄飛上我的頭頂，搔破我的臉，然後我死去。」

「我怎麼辦呢？」

「你嗎？九福老頭既然欠你三千又三百零三元，那末你多活幾年

吧；不過，至多到「喜娘關」就得回來。就是到你十七歲娶親那年，剛剛喝過洞房酒的華燭之夜，我變成一條大蛇蟠伏在床下，乘人不覺的時候，我朝你噴口毒氣，然後你死去，我們同歸海上。老弟牢記著！」

老頭兒聽得提到他的名兒，唬得汗毛凜凜，他摸摸漁筍中的泥螺，蚶蜆，蚌蠔，很惆悵地拖著黑影走回家來。

就在那晚，他多年不曾生孕過一子半女的老婆，居然生下一個男小孩，不庸說，闔家大小歡天喜地，只有老頭兒嚙著嘴一聲不響，面色現得非常慘白，他知道這一定是那海灘上的小鬼來投胎了！可是他
不響，並不告訴人。人家都說：

「老頭兒老了，老年得子，好福氣！好福氣！」

九福老頭對待他們祇苦笑幾聲，並不感到什麼喜悅。忽然，他對妻子說道：

「從今天起，以後是凡替小孩買衣買襪，一粒糖一塊餅統統都報賬給我！」

他妻子以爲他瘋了。但他很正經似的說完後，釘好一本厚厚的賬簿，逐日一文半文的記載下來，一直到了第十七年，這是孩子娶親的時候了，自然親戚朋友慶賀道喜，不免熱鬧一番，到了新娘進了洞房，喝了合巹酒，人散了，九福老頭兒冷靜靜底在燭光下掣出賬簿，算盤，畢畢剝剝算了又算，然後走進兒子的房門大聲的說：

「好！時候到了，賬可還過頭了！」

床底下的蛇沒有話說，只好獨自飛走了。

兩世夫妻

白桃

從前有一對夫妻非常恩愛，後來那女的死了；她丈夫很想她，立志要去找她，他聽見人家說：「人死了變鬼，鬼是住在鬼登州的。於是，他就離了家，一逕向鬼登州找去。等到走了離鬼登州不遠的地方，他就在一家飯館裏坐下來，問明茶房如何走向鬼登州？如何去找她？他說：『我有一個好妻子，她死了，我要去找她！』」

「你明天去。此地離鬼登州只有一天的路程，趕快些，一天可以來回。你去的時候，一直走，那里有口井，她是一定要來提水的。到那時候，你就可以看見她。」

真的，他聽了茶房的話，第二天就去找。一點也不錯，不久他就

走到一口井的地方，他耐著性子坐在井邊等候。啊！來了！來了！他看見一個嬌嬌亭亭的女人提著桶來了，身段相貌絲毫沒有差別，是他的妻子。他叫她，舉手挽她，但她像路人似的，不瞅睬他；頭也不掉，汲了水便去了。他只好很懊喪的垂頭喪氣走回飯館，一見茶房便把他妻子忘恩負義不理他的情形告訴他。茶房說：

「唔唔！得了！昨天忘了幾句話。明天你再去，掣個小錢，候她來汲水的時候，你把錢擲在她桶裏，她便利你說話了。」

息了一晚，到早上他又很高興的去等候了。事情很順利，等她走到井邊，他掣起錢來向桶裏一擲，她就和他說話了。她似乎還認識他們是夫妻。但她說：

「回去吧，有什麼用呢！我已變成鬼，再也不能成夫妻了！」

說完，她悻悻的走了。他不肯放她，緊緊的跟她追，太陽快落山了，不久他們走近一座村落。她說：

『親愛的！不用追啦，前面就是我的家，我已嫁給牛頭馬面的夜叉鬼了！他很兇惡，你去一定要被他吃掉，還是趁早回去吧！』

他那里肯離開她。女的很悲傷的說：

『既然如此，那末你到我家裏先藏起來，等他問時，我說你是我的哥哥吧。倘若他要燒東西給你吃，你看我吃再吃，因為那許多東西都是些蚯蚓，癩蝦蟆，吃了不好的。』

他們到了家，一霎眼的時光，那牛頭夜叉來了！他進門就嚷：

『生人氣！生人氣！那一個來了家？』

一壁說，一壁就張牙舞爪要去尋覓了。女的連忙說：

「我哥哥來了。」

「啊！我說是那一個！原來是娘舅來哉！趕快燒茶弄飯！」

他們見了禮，夜叉鬼並沒吃他，就這樣一住幾十天。好在，夜叉鬼天天要到閻王府去辦公，他們倒也過得去。但是他妻子說：

「親愛的！我們既不能成夫妻，在此地幹什麼呢？不如逃吧！」主義打定，他們就逃走了。走了幾十天，到了陽間的一個莊子上，他們走到一家門口。女的說：

「我很渴，你在此地稍待，我進去喝口茶。這裡的一個錢，各拏一半，這一半你拏起來吧。」說着她走進去了，男人一等再等，等到天墨赤黑，不見她出來。他急了，跑進去問主人有沒有一個女的進來。人家說：

「沒有！」

「噢！她明明到你們家裏來的！」

這時候，主人的媳婦生了一個女孩，隱隱聽到呱呱的哭聲了。他再也不肯走了，就在那人家做起長工來了。說來很怪，那主人的女小孩，無論那一個抱起來總是哭嚷著不息，只要長工一抱便不哭了。後來，女孩子一天一天很快的長大起來。到了十七歲，有一天，長工偶然撥開她出了娘胎不曾張開過的手，忽然看見半個錢在她手心裏，掣來和他自己的一湊合，剛剛好，不大不小拼成一個錢。於是，他們再締婚，結成夫妻。

五郎子

騎青牛出寒谷關的李聃，他有一個妹子，面貌十分美麗。一天正在廚房裏洗碗，聽得屋上有十隻鳥叫，牠們叫的聲音似乎道：

「……嫁給我，……嫁給我，……」的聲音。從此以後，這十隻鳥天天在她屋上叫個不停，她很討厭牠們，她想牠們不過是小鳥，就是答允嫁給牠們，牠們也不能娶的。就道：

「就嫁給你吧。」這些小鳥聽了這言之後，也就不叫了。第二天忽然來十個翩翩的美少年，對李聃道：

「昨天已蒙令妹允許嫁給我們了，我們再過三天抬轎來迎娶。」說罷就走了。她聽得這言，又懊悔不該答允牠們，但事已至此，就

是懊悔也來不及。此去定是吉少兇多，又不知嫁在何方？能不能回家？與李聃商議良久，想到了一個法子；把菜子藏在身畔，待乘轎時一路在轎中把菜子灑出，以便認路。過了三天，果然這十個人抬了一頂花轎來迎娶她去。她祇得帶了菜子與李聃哭別，上轎而去。又過了十數日，菜子出了秧，李聃卽一路隨着菜秧而走，走了許多路，走到一個洞內。見他的妹子正在燒飯，見李聃來，非常快樂，連忙迎入；她卽哭訴：

「他們都是妖怪，名爲十郎子，兇很無比，拿人肉獸當飯吃；平時不許我出洞門一步，又不許我回家；他們身邊有一個樁，向人一，這人必死。」李聃道：

「妹子，你且不要害怕，待我回家之後，做了一個假樁，你把真

拙換了，我來將牠們咄死，以絕後患。」她卽把拙拿出來，給李聃看了，忽然她道：

「牠們要來了，你快些去藏匿。」李聃見有一個大鱧，就忙藏在大鱧內。不多一回，十郎子來了，李聃在鱧口偷偷裏將牠們一看，牠們都是相貌可怕，不如以前翩翩的狀態了。牠們一走進門卽大聲說道：

「這裏有生人氣，必定有什麼人來過的，恐怕還沒有走開，這種生人的氣味很是濃烈。」李聃的妹子知道瞞不住，祇得照直告訴給牠們聽。十郎子道：

「快些叫他出來。」李聃祇得從鱧裏走出，與十郎子相見。十郎子道：

「今次因你是我們的舅兄，又是初次來，故不加害；倘下次再

來，我們要用拙來咄死你了。」李聘卽抱頭而歸，做了一個假拙，過了幾天，又到他妹子家裏去，把真拙換了。不多時十郎子回家，見了李聘，大怒道：

「我們前次已經對你講過，叫你不要來，如何你又來了？快些拿拙來咄死他。」十郎子中一人去拿了假拙來，指着李聘，喝聲「咄」，但李聘却沒有死。李聘道：

「你們的拙沒有用，讓我的拙來試試看。」卽拿了拙，向十郎子指着，連聲喝：「咄咄咄……」一連咄死了五個，其餘都被逃走，就是以後稱爲五郎子的。又太上老君用的急急是勅令咄，就是用的這個拙。

白無常的帽子

據說偷戴了白無常鬼的帽子，人家都不能看見他了。再有白無常身畔有一個椎子，將這椎子鑽入土中多少深，就有多少銅錢從椎子上落下。不過白無常最難遇到，倘晚上在途中遇到他，明天一定有財可得。若要搶他的帽子，自己須胆大，且口中不絕的喊：「你短我長，你短我長，」那末丈餘長的白無常漸漸的縮短，變爲二三尺長了。此時即可搶他的帽子。有一次一個人夜行，在路上遇見了一個白無常，約有一丈二三尺長，穿上一件白袍，戴了一頂白帽，混身雪白。他就把自己的帽子拋在天空中喊道：

「我長你短，我長你短，……」不一時，白無常果然縮成二尺多

高。他急將白無常的帽子搶了，戴在自己頭上，回到家裏，果然他的妻子一些也看不見他。他將這帽子一除，他的妻子大吃一驚。便問他，他便將搶到了白無常的帽子說給他的妻子聽。第二天，他又將這白無常的帽子戴上，他的妻子又看不見了。以後他便常常到人家屋裏，鎖上，店家去偷東西，人家又不能見他。故那處人家常常不見了東西，又不知是何人偷去，正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苦處。如此經過了許多時候，這無常帽漸漸地有些破了，他叫他的妻子用白布補了一塊。他又戴了到鎖上去偷東西了。當他走進一戶雜貨店裏時，那店裏的夥計見了，好像一隻梁山泊一般的東西飛到店裏來，用手一擊，把他戴的無常帽打落，他就被人捉住，此事即穿。

農夫之妻

孤侶

這一天農夫又是很早很早，差不多連雞子都還沒有叫過，他就背着鋤頭到田裏去工作去了；這樣在他好像成爲牢不可破的習慣似的，每天都是如此。

他唱着小曲，走出了街頭，又喊着梆子戲走到田裏。照例在未工作之前，要先坐到地頭吸一袋汗煙，這似乎也成了習慣，每次都是如此。

這一天，他正在吸煙的時候，忽然一個穿着孝服的女人，忽忽的從他的田裏走了出來，滿身都沾着露水。他看見她從自己田裏走路，心裏十分的不快，於是怒聲問道：

「你是什麼人！不在路上行走，却在人家的田裏瞎跑，是何道理！」

「請你不要發怒。你看見我身上着的孝服，還想不出我丈夫死了麼？如今我要找一個勤快能幹的農夫來作我的丈夫，可是能够證明一個農夫是勤快能幹的，只有看他種的田地，所以我就在到處的田裏走着。你明白麼？」那個女人對農夫解釋着。農夫點了點頭，暗地尋思着：

「唔……她是找尋丈夫的。我是剛剛死了妻子，倘若我能作了她的丈夫，那真是再好沒有了，我在村莊上人們個個都稱讚我的勤勞，田裏的莊稼，不待說，長得比任誰家的都好。我一定有資格。」

同時，那女人的心裏也是這樣想；于是他們就結婚了。

那女人並不是真的女人，她是一個妖怪的變形，被太陽派來害這個農夫的，因為他天天都比太陽起得早，太陽嫉妬他的原故。可是農夫並不曉得這些，他也無從曉得。

他們結婚之後，生活非常之美滿，農夫一天到晚守着她談笑，她是完全拿一個賢妻對待丈夫的態度來對待他，一點破綻也不露。可是，有一天村上來了一個相面的，他在街上遇見了農夫，不住的向他看。農夫莫明其妙，就問相面的說：

「你這樣巴巴的看着我是什麼原故？」

相面的笑了笑說：

「請你不要見怪，我看你的壽命再有七天怕就完了。你面上的妖氣很重，——你結婚有四十二天了吧？」

「是的，四十二天。」農夫說。

「你結婚的女人一定是妖精，她是專爲害你才和你作夫婦的，不知道你可相信。——七七四十九，到四十九天過完，你的末日也就到了。……」相面的說得好像真的一樣，不一刻把農夫說得害怕起來。

「那可有什麼法子挽救沒有呢？」農夫繃了繃眉頭問。

「有是有，」相面的說着從袋裏拿出兩張黃表條子，上面彎彎曲曲畫着的大概是避妖的符咒，給了農夫說：「你回去，到四十九天那一天清早你把這兩張紙條，房門上貼一張，床上貼一張，並且你必須買一些朱砂來，口裏含着朱砂水，倘若你要看可怕的東西，就把朱砂向那東西臉上噴去，你就可以脫險了。」說罷，相面的突然不見了。

四十九天到了，農夫一早起就把紙條照相面的話貼了。這一天他

的妻子起得特別早，當農夫把窗子打開之後，他看見她在院子裏坐着，並且把自己的頭拿下來放在櫥子上在梳洗，等梳好之後，又放在頸上，農夫嚇得要死，趕忙將窗子關上。又到廚房拿了一把切菜刀，口裏含着朱砂在靜待着可怕的事情的發生。

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她將頭梳好之後，就走向屋裏來，當她到得門口時，她好像有誰用刀刺了一下似的，發出一聲尖銳的怪叫，她看見門上的符咒了。她呆呆的站着，立刻出了一身白毛，嘴像血盆樣大，頭也變得像棗核一樣，身子慢慢的長高，與從前完全不同了。農夫壯了壯胆子，走了出來，很快的向她噴射着朱砂，她馬上倒在地下，農夫順手一刀，在她心窩上砍了一下，冒出一股鮮血，她死了。以後農夫也沒再娶，就一個過着，一直到死。

赴考遇鬼

章佩蘭

從前有一個秀才，名叫鍾玄。大比之年，他往京都應試，天還未亮，就束裝動身。到了半途，有點倦了，就在一個涼亭裏休息。

過了一回，忽然來了一個美麗的婦人也坐下來。鍾玄問她：「你是那裏人？爲甚清早便獨自一個出門？」那婦人當作沒有聽見，並不作答。他接着又問，一連問了三次，那婦人方纔說：「我是吊煞鬼，今天到某人家裏去討替身的。」他聽了，頗爲驚恐。且她所說出的某人，正是他的知己朋友，連忙立起身來，急忙趕到他那朋友的家去。他朋友的母親正和他朋友的妻相吵罵。他就把她們勸開了，並把剛才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們。她們聽了，很是吃驚，就不敢再吵了。

水獺精

老趙家有一隻漁船，一個老姆和一個十七八歲閨娘都住在上面，每天到海心裏打魚，晚來把船靠在海岸旁。

這一晚，趙姑娘睡在後艙裏，忽然聽見船旁的水响，抬眼一看，亮湯湯的日光下，一隻大水獺從海裏爬到船板上，睡在板上，打一個滾變成一個白面書生，走進艙，對她說：「我倆前生有緣分，我早已被你迷住了！」趙姑娘這時能有什麼辦法呢？祇好瞞著爸爸媽媽，跟他做女人。

水獺精夜夜裏到船上來，趙姑娘的肚子漸漸的大。

老趙過六十歲那一天，他女兒出來替他磕頭，腰幾乎彎不下去。

老趙看閨娘有了肚子，真要氣死了。他等閨娘回到後艙，罵著老姆子道：「你這老東西啊！閨娘做事娘知道，你知道你閨娘幹的什麼好事情？」老姆子一肚悶葫蘆說：「我從來未看有什麼人到船上來，而且我們的船，每晚都停在這很荒僻的海邊，離開人家的村莊子有很遠的路，早上沙灘上又沒有人脚印子。也許她現在肚裏有了什麼病，我去盤問盤問她。」

老姆子向著閨娘盤問來，盤問去，閨娘不得已祇好實說了。老姆說：「你知道他家住什麼地方呢？」閨娘說：「不知道。」老姆說：「我還有一捆的細麻線子，你可以貫上一根針，今夜他再來，你將針刺在他的衣上，看他究竟拖到什麼地方去。」閨娘把頭點一點。

夜裏水獺精又來了，看見趙姑娘不住的哭。他問道：「你爲什麼

哭？是嫌我來的遲嗎？」可憐趙姑娘真難爲住了，又想說，又不敢說，結果祇好揩去了眼淚，用別的話搪塞過去。第二天早，水獺精走了，麻線針貫在他的身上；他緊走，她緊放，他慢走，她慢放；麻線在海水裏飄蕩的，也不知拉到什麼地方去。

第二天早，老趙拿著一把鐵鍬，尾著麻線，船向前面開；麻線先向海裏彎了，後來又向海岸那邊去。太陽在海上出來，照見一個大水獺，躺在沙灘上呼呼鼾鼾的睡。老趙舉起鐵鍬，對準他的頭，劈將下去，祇一下，腦漿就劈出來，又劈了幾下，便結果了他的命。海灘上，挖一個坑，將他埋在坑裏面。每次船經過此處，他閨娘總是忍不住吞聲的哭！

幾個月後，趙姑娘生了一個兒子，老趙因爲沒有兒子，便留著

他，取名趙小，這孩子到能說話時，向舅爹喊爸爸，向舅奶喊媽媽，向媽媽喊姐姐；但他不久就知道他實在是姐姐的兒子，爸爸是那一個呢？沒有人告訴他。

趙小究竟是水獺精養的，脫不了水性，四五歲時，就會跳到海心裏摸魚。十一二歲時，到了冬天，靠近海岸的水，都冰凍起來，船不能行走，沒法捕魚。他在凍面上，打一個窟窿，跳下去，就摸了滿滿一籃的魚提上來。他提到街上去賣，個個都說：「在這樣的大冷天，還有鮮海魚上市，天地間，真無奇不有！」

有一天，他賣魚，有幾個滑頭子不肯給錢；他舉起拳頭，像石塊子一樣，打死了一兩個。街上人把他拉到縣裏去，老爺看他十一二歲的孩子能打死兩個人，便覺得奇怪；後來問他爲什麼打死人，知道他

是賣鮮海魚的，更覺得奇怪。他說：「現在靠岸的海水都冰凍起來，船不能動，你從那裏捉到這些鮮海魚呢？」趙小說：「我在凍上打一個洞，跳下去，摸上來的。」老爺說：「你胡說，這樣大冷天下海，不會凍死了嗎？」趙小說：「我跳到海水裏，有一條龍，開著嘴，不住的向外哈熱氣，一點也不冷；龍嘴旁圍繞著的都是魚，我一轉眼就捕了滿滿的一籃子。」老爺自己對自己說：「啊啊！」他把趙小帶到沒人的地方，說：「我把我祖宗的骨灰裝在小瓶裏，下次你再到龍嘴旁摸魚，務必將小瓶送到龍嘴裏去。你能替我做這件事，我就不追究你打死人的罪。」趙小說：「你老人能不追究我打死人的罪，叫我什麼事我不做呢？」老爺立刻差人把他祖宗骨頭從墳裏掘出來，燒成灰，裝在小瓶中，交給了趙小。

趙小到家問他的真媽媽說：「媽媽，媽媽，我究竟有沒有爸爸？」他媽媽說：「我不知道。」趙小著急道：「你再不實說，我就要一頭碰死了。」他媽媽眼淚沙沙的淌，說：「不提你爸爸還好，提起你爸爸真令人心裏難受。」她把以往的事情都告訴給兒子，趙小才知道他真爸爸原來是水獺精。

他叫他媽媽告訴她水獺精埋的地方，跑去也把幾根骨頭掘出來，燒成灰，裝在小瓶裏。他帶著兩個骨灰瓶跳到凍窟窿裏去了。這次龍嘴却閉著，祇從鼻孔裏向外噓出熱氣來。他左扳龍嘴也扳不開，右扳龍嘴也扳不開；摸一根蘆柴，向龍鼻孔裏透，好叫龍張嘴打噴嚏。蘆柴透進了十八節，龍忍不住就要打噴嚏，他說：「先把我爸爸的骨灰瓶送進去。」龍嘴一張，水獺精的骨灰葬到龍肚裏，龍嘴馬上又緊緊

的合起來。他費了許多力氣想把龍嘴弄開來，可是再費力氣也沒用，龍嘴閉得愈緊。他沒有辦法，祇好拉了一根龍頸的毛，將那老爺祖宗的骨灰瓶，掛在龍角上。

趙小因爲他爸爸骨灰葬在龍肚裏，後來做了皇帝，他就是趙匡胤；那根蘆柴本是柴王的祖宗，因爲透進在龍鼻孔裏有十八節，所以柴王做了十八年的皇帝；還有那個老爺因爲祖宗骨灰瓶掛在龍「角」上，他後人在宋朝代代都出了一個「閣」老爺。（角和閣是同音。）

（流傳于江蘇灌雲）

露水龍

孫佳訊

蒲州人不知爲什麼事傷了天，天老爺罰蒲州大旱三年，得不到一點的雨。麥苗漸漸的低下頭，地上乾裂了許多的縫。

一座大廟裏，藏著一條露水龍，他眼看神台下的花草都要乾死了，覺得蒲州人非常的可憐。他在夜裏飛起來，口噴露水，溼透三尺深的田土。三四天後，蒲州境內，仍是青艷艷的一片。他住在蒲州有幾百年了，有人說蒲州就是他的生地，他多麼愛著當地的人啊。蒲州雖是一年到頭沒有雨，蒲州人仍然不缺穿，不缺吃，沒有一個人會喊出「我冷呀！我餓呀！」

三年過去了，天老爺看蒲州人餓尖嘴的一個也沒有，心裏很奇

怪。他一查，原來是露水龍做的怪！一道命令傳下來，五月端午正午時，斬他的頭！

明天就要到五月端午了，露水龍托夢給大和尚說：「天老爺明天要斬我了，因為我三年來不斷的在你們這地方下露水。我請你預備七七四十九口大缸等我的血，將來的血漸漸的少，你可以從那缸向這缸倒，從這缸向那缸倒，倒到七七四十九天，就祇剩一個血餅子；你不是有個大木魚嗎？你千萬千萬要將這血餅子，填到木魚的肚裏去。」

第二天早上，大和尚想到露水龍夜裏的話，趕快辦來四十九口大缸，擺在天井裏。交到正午時，天上不住的向缸裏淌血，鮮汁汁的紅，淌滿了這口缸，又向那缸口裏淌，最後，四十九口缸都淌滿了。

大和尚依照露龍的話，看血漸漸的少了，便把這缸裏的，向那缸裏

倒，那缸裏的向這缸裏倒，倒到七七四十九天，果然祇剩下一個血餅子，大和尚叫小和尚填到大木魚的肚裏去。

怪極了！第二天早上小和尚到佛堂去燒香，聽見大木魚肚裏有小孩「哇啦哇啦」的哭；他走近一看，一個全身通紅的小孩子，正從木魚肚裏向外爬，那副面龐，真比棗紅的布子還要紅！

有一個替廟裏種園的老頭子名叫老關，一沒兒，二沒女。大和尚把這個血餅變成的孩子交給他，他喜得沒牙的嘴張得水瓢一樣的大，一面走，一面拍，說：「我的乖乖小關啊！我的乖乖小關啊！」

你們知道這小關就是那個？他就是關老爺！因為他是露水龍的血所變化的，所以臉像血一樣的紅。現在人會說：「親爲親，鄰爲鄰，關老爺還爲蒲州人，」就是指他替蒲州下露水的事。

＊ ＊ ＊ ＊ ＊

老關不祇種園，還常常做些豆腐到街上賣。張飛就住在這街上，家裏很有錢，時常擺他自己的力氣大。他門前有兩個石獅子，他說祇有他自己能搬動，假如再有人能搬動，情願把妹子給他做女人。他三番五次，賒了老關的豆腐，都不給錢；有一天向他要錢，倒被他毒打一頓，一路哭到家。關公這時已經有十五六歲了，聽說張飛打他爸爸，脫去大褂子就向街上跑，碰巧張飛正在門前「看獸」，他一隻手抓一個獅子就打。張飛慌忙的躲讓，黑臉裏射出黃銅的眼光，粗糙糙的說：「你是那個？快快把石獅放下來，我妹妹給你做女人！」關公說：「我叫小關！要你妹妹幹嗎？我要豆腐錢！你打我爸爸，我要打你！」張飛好容易拉下他手裏石獅子，和他纏在一起，打成一團子！

張來拉也拉不，李來拉也拉不開；四面人山人海，團團的圍住，都不敢再拉。忽然人堆裏擠進一個高大的漢子，肩上背著許多的草鞋，走上前，用手一分，把他們分了開來。張飛也問：「你是那個？」關公也問：「你是那個？」那漢子說：「我名叫劉備。」英雄遇英雄，你佩服我，我也佩服你，張飛一手拉著劉備，一手拉著關公，到他家裏，拜成了兄弟。

劉備是打草鞋賣的，窮得很可憐，時常到張飛家，靠吃靠喝。張飛有一天想拿他開開心，在後園裏，用一張蓆子蓋著井口，上面放一張椅子，請劉備關公來吃酒，叫劉備坐著井口上的椅子，可是椅子一點也不動；他很奇怪，揭開蓆子看看，原來井裏有一條五爪金龍托著他。他又叫關公坐在那椅子上，椅子一點也不動；揭開蓆子看看，井

裏有一條禿尾龍托著他。張飛說：「讓我也坐上去，看有什麼東西托著我？」他剛向椅子上坐，「撲通」一聲，跌到井裏去，幸虧他耳朵大，掛在井旁，像豬樣喊道：「救命呀！救命呀！」

註 看獸，即是上海的白相。

——流傳于江蘇灌雲。

刷鍋把精

在一處鄉間，有一家姑娘，生得非常的好看。有一次當刷鍋時，鼻子流出血來，無意的在刷鍋把上流了一大攤。她把這刷鍋把子拋在一條僻靜的牆巷裏。

不久，這姑娘就出嫁了。

六七年後，莊上來了一個賣貨郎，院子裏出來一個好看的姑娘買花戴，買了滿滿的兩把。她說：「我現在沒有錢，你下一次來拿吧。」這時是五月，莊上人都到地裏收麥去，所以沒有一個人看見這件事。

第二次，賣貨郎來要錢，那姑娘沒有出來，他就走進院子裏，不

住的說：「把花錢還給我！把花錢還給我！」這家人說：「我家那一個買你花的？」賣貨郎說：「還是你家的姑娘！」他又把她什麼樣子，和穿的什麼衣裳，又說了一遍。這家人都詫異道：「你瞎說！這是我家姑娘六七年前前的樣子，現在早已出嫁了，而且又沒有回來。」賣貨郎堅持的說：「我親眼看見的，那能說鬼話？」這家人沒法，只好帶他到家裏各處找。後來找到那條僻靜的牆巷裏，看見一個舊刷鍋把子，戴了滿頭的花，拾起細看看，上面還隱隱的現著血跡。「他們推想這刷鍋把上的血，定是姑娘從前在家裏淌的，所以變成她六七年前前的容貌。」

他們把刷鍋把頭上的花拿下來，放牠在火裏燒，個個都聽見噦噦哇哇的喊。

你要好好防備你的血，滴在什麼東西上，牠年代一多，會變成你的樣子現出來！

流傳于江蘇灌雲。

人鬼結婚

劉錦清

有一個浮蕩的青年，常在外面勾引人家的婦女，在某一個黃昏的時候，他又獨自躑躅在田野間，陡然看見一個絕色的女郎姍姍而來，他一見了，靈魂兒早飛上半天。於是大施手段，甘言媚語，要娶她作妻室，她也含羞允諾，這一對一見生情的人就沒有經過誰的介紹，實行同居了。

日月飛也似的過去，他們居然得了一個嫩白的兒子。她在家裏對於他的母親也很孝敬，因此過着快樂的家庭生活。

不幸有一天來了一位相命先生，走在他們家裏過，肚中飢得熬不住，便向他們乞飯充飢，那老太婆却也是慈悲爲懷的人，就給他一頓

飽。他感謝他的好意，看見她兒子的面黃肌瘦，又看那小孩多少有點妖氣，於是輕輕地對老太婆說：「我很感謝你的盛情，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只是我問你一件事，你的媳婦是那裏娶來的？」當時老太婆覺得他問得奇怪，面部現出驚異的表情。他又說下去道：「你看她走路時經過門限，是否雙腳跳過去，走路有沒有脚印？」這時她才有點明白。他告訴她道：「你的媳婦并不是人，實在是鬼，如果不早點除去，你的兒孫都有危險。」她的臉頓時失了色，哀懇的求他援助，他說：「我感謝你的好意，很願幫你的忙，這時你叫你的兒子千萬不要癡情，也千萬不要懼怕。她在某某時一定要說回娘家，而今她已在某屠戶處定了猪肉。我給你三張符：一張給你的孫帶着，一張在她出門時貼在大門上，還有一張交給你的兒子，囑他抵她家時，不要先進，

讓她進後就貼在她家的大門上，這樣就可平安了。你如不信我的話，再給你二張符，叫你兒子當她睡着時先燒一張，她即變成枯骨，再燒一張，又可復形。千萬不要怕。」老太婆惶恐地接受了符，至晚交給他的兒子。

人們都已熟睡了。他偷偷地離開床，燒了一張符，壯着胆站着看，果然床上排着整付的骸骨，他的毛管悚然，忙燒了那一張，於是一個絕色美人躺臥着，滿頭蓬鬆，自然的笑容，更覺美麗了，——然而他終不免顫抖。

真的，不久她要求回娘家了，他們也裝着高興的樣子備些禮物，他到屠戶去買肉，屠戶告訴他，他的夫人曾定了多少了，他拿回來，親自抱着年幼的兒子，一步步向前走。因為她是鬼，所以在夜晚起

程，走了許久的路，才抵一家富麗堂皇的大屋。她叫他進去，他竭力推讓，她又想抱那小孩，他也婉謝。這時許多人出來歡迎，她只好先進去，他忙從口袋裏取出符來，貼在大門上，方才進去吃個醉飽，昏然睡着。

天亮了，他的母親見他還沒有回來，即邀了許多村人去尋找，見他在一個墓堂裏臥着，滿口含了蚱蜢和小蛙，那小孩也在他側旁，墓碑上貼着符。衆人大聲叫喊，他才攸然醒來，揉揉眼似乎做了一場大夢一般。他的兒子長大後，眼睛的烏珠是混濁不清的。

（流傳於廣東客族）

四樣屙（註一）

何公超

一家人家有一個丫頭（註二），主人非常虐待她。

一天，太太在洗澡時候，把一只金手鐲掉在井水桶（註三）裏了，當時忘記撈起，洗好澡，丫頭提了桶出去把水倒掉，連那只金手鐲也一全倒下陰溝裏了。

太太這一怒真是非同小可，但並不打她，却叫人拿了四樣屙來要她吃下去，不吃下去便要送她的命。

那四樣屙呢？就是人屙、雞屙、狗屙、貓屙。人屙、雞屙、狗屙總算被她硬着頭皮吃下去了，那貓屙的氣味實在難受，要伸進口裏去又縮回了，這樣試了好幾次，後來因為氣味實在難聞，她便大嘔特嘔

起來，竟嘔死了。

這一年太太的兒子去考舉人，正在號房裏做文章的時候，忽有一個披頭散髮赤脚的女鬼跑了進來，一面在嘴裏念着：「三樣廁好吃，糞廁難當！」太太的兒子不多一會便死在號房裏了。

註一 廁——糞也。

二 丫頭——婢女。

三 井水桶——儲濁水的桶。

(浙江新市)

鬼婚

何公超

某店裏一個夥計，有一天出去收帳。天晚了，一個人在荒野地方走。忽然覺得東也是山，西也是山，走來走去，終是走不出去。正在心慌意亂的時候，但見遠遠裏有一份人家，從窗口裏射出一道燈光來。他想：「天黑路難尋，還是向那家人家借宿一夜，明天再走罷。」

他就跟着燈光走去，走到了屋旁，從窗口望進去，只見一個年輕的女子在燈下看書。他就跑過去敲門。一會兒那個女人便走來把門開了。他向她說了借宿的話，她立刻就答應了，不過說：「我這裏只有一張舖。」

「那我就在櫬上坐一夜好了。」那夥計說。

「還是我坐，你去睡，你明天是要跑路的。」那女子說。

他再三推却，她終不肯。他只得上床去睡。

他是向裏睡的，但是她定要他臉朝外睡，他不肯，她去扳他的身體，兩個人便掙扎起來，朦朧間他便睡着了。

天亮了。那些起早的鄉下人從那里經過，只見有一個年輕小夥子躺在一口棺材旁邊。一本帳簿放在頭邊，一只布袋的帶子露出在棺縫外面。他們把他推醒，他睜開眼睛一看，吃驚道：「咦，我怎麼睡在這裏，我昨天夜裏，明明睡在一個女人的床上的！」他們對他說：「你碰着鬼了。」

他回到了店裏，店主人責備他道：「你怎麼收了賤在外面過夜，

一定幹不好的事體……」

那夥計連忙把荒野遇鬼的事情告訴他，主人問他是在什麼地方，他便說了什麼什麼地方。主人想了一下：說道：「是了，這是某家的小姐的棺材——她小的時候是配給你的，後來死了葬在那裏。你們原有夫妻的緣份的。」

夥計回去告訴他的父母，後來大家商量了一下，他竟抱了她的牌位到墳墓間去舉行了婚禮。

(浙江紹興)

呸聲嫂嫂

陳怡如

從前有個地方，住着一個呸聲嫂嫂，她的丈夫在她生了一個女兒——阿花——之後，不久就死了。她們母女二人，就只靠她自己織布，賺些錢來餬口。她的女兒，則幫助她紡紡紗，做做緯，以供給她織布的原料。

呸聲嫂嫂胆子很大，並且很凶惡，但在表面看去，她是個極其和善的婦人，因為她生有一雙烏黑放亮的，表現着仁慈的眼睛。因此，那地方的人，都知道她，都十分的怕她，都不敢欺侮她。她的名字，不但聞諸鄉里，就是很遠很遠的各地地方，也都如雷貫耳呢。

有一天，陰府的小鬼打聽到世間有這樣一個婦人；就把這個消息

報告給他的大王閻羅王了。

「世間有這樣胆大凶惡的婦人，這還了得，你去把她捉來！」閻羅王聞報，大怒喝着。

小鬼得令後，馬上望吓聲嫂嫂的屋子走了。一邊走一邊想道：「世上都傳她胆子比天還要大，不知真否？待我去看個明白，好把她捉來去大王那裏稱功吧！」正在想入非非的時候，不料已來到吓聲嫂嫂的門前，門是洞開着。他看見她正坐在「足機」上織布，他在肚裏說：「無論如何，她一定不會知道我的進來的！」所以他就大脚步的踏進去。

「阿花，來把緯拿去，放在鍋裏煮了給我吧！」正當他跨過門限的那一剎那間，吓聲嫂嫂突然的這樣喊起來了。

他一聽到這話，就連忙回頭跑了；逃跑得氣也轉不過來；頭也不敢回轉來看一看，有人追來了沒有；一直跑到陰府去了。

「怎樣了？捉來了沒有？」閻羅王看見牠獨自慌裏慌張的跑來，就這樣的問他。

「我……我進去正要下手捉她，她已先我，叫她的女兒道：『阿花，來把鬼拿去，放在鍋裏煮了給我吧！我……我聽見她這樣一說，不得不怕起來，逃跑回來了。……我……我不敢去了。她……她會先知先覺的……』」小鬼只管發抖，半天才這樣說了。

閻羅王心裏也有點驚慌，但後來終於又差他的手下判官再去捉了，判官雖然害怕，但也不能違抗；只好慢吞吞的去了。

這時是下午五時光景，太陽已偏于西方，各農夫都已工畢回去，

過他們歡叙的生活。婦女們則已經去弄飯，等待她們的丈夫或者爸爸了，但是呷聲嫂嫂還坐在「足機」上呷歌呷歌的織着布。

這時判官已經來到呷聲嫂嫂的屋前。他想起了小鬼的話了。他不敢立即去捉她，只小心翼翼的去站在門後的一塊樹根邊，預備坐下來定定心；他並且看也不敢正眼的看她。

「阿花！阿花！來把門後的樹根拿去砍了，燒火煮飯吧……！」
正當他要坐下那塊樹根上時，冷不防呷聲嫂嫂叫起來了。

在害怕得心猿意馬的判官，他只斷續的聽到：「門後，……判官……砍了燒火，……」等字，所以他不管三七廿一的，拔腳鑽過門縫，拚命的跑了。一口氣跑到閻羅王前，耳朵裏還盤繞着：「砍了燒火」的聲浪，心頭忐忑的跳個不了，好一會說不出話來。

「怎樣的？……」閻羅王明知道又沒有結果了，但口裏還問着，帶點高傲的態度。

「我奉令後，」判官定一定神，把額前的汗揩了揩，才開始報告：「立即就去了，不一刻工夫，就跑到了那裏，正要坐下待機會下手，那知她已先我厲聲的喊她的女兒說：『阿花！阿花！來把門後的判官去砍了燒火！』我一聽，就嚇得魂不附體，不自覺的逃來了。呵！她真神通廣大，我不聲不響的進去躲在門後，她也知道我來！……唉！了不得！了不得！我不敢再去了。大王，你自己去捉她吧！我……我不敢去了。」他斷斷續續的說完這幾句話；雖然心裏定了些，但還立不妥脚跟。

這時的閻羅王可真爲難極了：去呢，恐怕失手于吓聲嫂嫂；不去

呢，又恐丟了大王的威嚴；但最後他決定了。

「你們無用的東西！待我自己去捉她。……」他說着，就搖搖擺擺的去了。當他正出門時，還聽見廳上判官同小鬼在講呷聲嫂嫂利害的話。他不由得不愈害怕起來，但終於只得去了。

這時太陽已在西邊山頂上了，家家戶戶都在預備吃晚飯了。

呷聲嫂嫂也到廚房裏幫助她的女兒燒飯去了。

閻羅王走到門前，沒有看見呷聲嫂嫂織布，他就小心的走進廚房裏。他看見呷聲嫂嫂坐在竈後燒火，阿花則正在切菜；當他進門時，阿花的菜，已經將要切好了。

閻羅王看到呷聲嫂嫂和善的臉孔，心裏想，這樣貌善的婦人，難道那麼胆大嗎？他覺得有點奇怪。但他不敢造次的即去捉她，只小心

翼翼的，走到水缸和一隻養着一個很大的田螺的木桶中間站住；眼睛釘住吓聲嫂嫂的臉，心裏也不免有點突突的跳，他正站妥脚跟，也就是正當阿花的菜切好時，只聽見一種尖利的聲音叫着：

「阿花，飯將要熟了，快去把水缸邊的田螺拿來蒸了下飯吧！」
吓聲嫂嫂說着，還將手向那邊指。

閻羅王一聽，這還了得！他拼命的衝出門跑了，一邊跑一邊雙手自然的在胸前擦着，因為他嚇得轉不過氣來了。同時，口裏不住的喊着：「吓聲嫂嫂！吓聲嫂嫂！吓嫂！吓嫂！吓嫂！吓嫂！」

這就是現在小孩子受驚恐時，我們對他說吓嫂吓嫂的來歷。

僵屍的故事

何公超

一個種田人在田橫頭（註）車水，每夜總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僵屍從墳墓裏跑出來向月亮拜着。平常他聽見人家說，僵屍吃了煙火食就可以變成真的人。這一夜，他又去車水，手裏拿着一個冷飯團，等那僵屍出來拜月時候，從她背後跑過去，把那冷飯團一塞就塞在她的嘴裏，她一咽下去，就成功一個真的人了。

他領她回家，鄰舍人家都覺得奇怪：「怎麼你一夜天功夫就得到了一個老婆？」

他說：「是一個朋友介紹給我的，因為天晚了，所以我沒有告訴你們。」

兩個人做了夫妻，居然養了一男二女。

起初人家已經很疑心，久而久之，大家都說起來了：「某人的老婆是個僵屍，某人的老婆是個僵屍。」

她越聽越不耐煩了，便天天向丈夫吵鬧着要回去。

她的丈夫起初無論如何不肯放她回去，後來給她吵不過了，才說：「你要去，我也沒有法子留你，待我做了些點心送你回去。」

她又要把兩個女兒帶去。男人說：「帶一個去好了，把一男一女留在這裏。」他知道給她帶去，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一夜，他做了些饅頭之類，像送她回娘家似的搖了一只船載她到從前她出現的那些墳墓旁邊，把一個女兒和饅頭之類放上岸之後，急忙跳下船搖回家裏，連看也不敢回頭看一看。

第二天，天矇矇亮，他就搖船去看看究竟怎麼樣了。但見他的女兒已經被她撕成許多碎塊，和饅頭一起，一堆一堆地放在各個棺材頭上——她把她的女兒也作爲禮物送給她的鄰舍哩。

註。田橫頭——田邊上也。

(江蘇松江)

飛僵屍

何公超

有一家人家，老頭子已經死了，剩下他的老妻和兩個兒子。

那老頭兒的棺材是停在荒野地方的，過了二十多年，他竟變成僵屍了。他在世時候原是在安徽徽州府地方經商的；既成了僵屍，便在某一夜裏飛到徽州地方，變成一個老富翁的模樣，在鬧熱的市街上招集夥友開起一月藥材店來。

他請了一個藥店出身的人做經理，除了這經理，其餘的夥友都不知道他是僵屍。他白天裏是不能出現的，終是躲在樓上一間小房間裏，假說是在裏面修行唸佛；到了夜裏，才走到下店堂裏，像活人一樣做生意，查賬目，招待顧客。

但是他心裏還不滿足，還想白晝也能夠出現。大凡僵屍如要白晝出現，必須喝了親生兒子的血，並撕下他們的皮罩在自己的身上才行，他就想到自己生前生了兩個兒子，這時大概都已長大了，何不寫信去誘騙他們出來，即使不能夠一齊來，來一個也行了。

他主意已定，就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寄給家裏的兩個兒子，信裏說：「自己在徽州開藥店，非常得發，現在因為店務很忙，一個人照顧不周，叫他們兩個人一齊到徽州來，相幫管理，如果不能夠一齊來，來一個也好。」

住在家裏的兩個兒子，接到了這麼一封信，非常驚異，他們的父親不是已經在二十年前死去了麼？他的棺木不是好好地停在荒野，每逢清明節他們總去拜祭的麼？哪里還有什麼父親活着？那分明是什麼

壞人作弄他們，或者同他們開玩笑罷了。兩個人商議了一下，決定置之不理，當作沒有接到這封信似的。

在徽州開着藥店的那個飛僵屍，竟隔了半年還不見一個兒子到來，心裏覺得很奇怪：怎麼不來呢，難道他們沒有路費麼？那末寄三百塊錢去，有了錢，他們一定會來的了。

於是他就拿出三百塊錢，交給當地的錢莊匯到家裏，並附了一封信去，上面說：「自己等了他們半年多，他們都沒有來，非常掛念。自己年紀老了，不能夠再應付煩雜的店務，現在匯上三百塊錢，希望他們接到了錢，馬上就動身到徽州。」

那二個兒子接到了這一封信和三百塊錢，愈加莫明其妙了，他們就把這件事告訴母親，隨後問她道：

「父親死的時候，我們年紀小，一切事已經都不記得了，究竟他死了沒有呢？」

「怎麼沒有死？」他們的母親答道：「生死大事，怎麼可以隨便亂說的！」

「那末這一封信，和這三百塊錢是誰寄來的呢？哪里有不相干的人肯寄錢來的，而且是一筆數目很大的錢！」

這一件事使得他們無論如何想明白了。等了一會，那比較聰明的大兒子對他母親說道：

「爸爸生前從外面寄回來的信札，母親一定還找得出一二封，我們何不拿來對對筆跡呢？如果筆跡對，那一定是他還活在世上無疑了。」

「不錯，這主意不錯！」二兒子說。

他們的母親便從箱子裏翻出了他丈夫的一封信，叫她的兒子們去對，他們把兩封信上的筆跡一比，就看出這些都是出于一人之手的。

「那一定是爸爸還在，那一定是爸爸還在！」兩個人快活地喊起來說。

「這裏面一定有蹊蹺，明明他是早已死了的，怎麼又活起來了呢？」母親終有點疑心。

但是兩個兒子却因為見了錢，而且到了那里還可以繼承店業，便不聽母親的話，各自爭着要去。

「我去！我去！我是大兒子，應當由我去！」大兒子高聲地說。

「我去！我去！你既是大兒子，家裏的事應該由你主持的，徽州應當由我去！」二子兒也堅持着說。

「既然是信上說要你們兩個人同去，就同去罷。家裏的事有我管着，不必你們擔心；不過我有一句要緊的話要叮囑你們：這裏面無論如何總有蹊蹺，人死了那裏能够再活，也許是什麼壞人冒了你們父親生前的筆跡，來作弄你們的，你們到了那里務必見機行事，千萬不可粗心大意啊！」他們的母親囑咐他們說。

兩個人都說：「知道，知道。」第二天便攜着行李，一同出發了。

那時候交通還很不便，有許多地方是沒有舟車的，兩兄弟遇山爬山，遇水涉水，足足走了一個多月，才走到徽州境界，但是還沒有找到他們父親的店舖。天已經暗下來了，人也走到疲乏不堪了，哥哥便

同弟弟商量：不如找一個地方寄宿一宵，明天再走罷。弟弟也同意了。

剛巧離他們約有百來步遠的地方有一座大廟，他們就跑到廟裏求宿。

那廟裏的住持出來迎接了，知道他們是正經的過路客商，便允許他們借宿，並且請他們吃晚飯，陪他們談天。

那住持問起他們從什麼地方來，到徽州去做什麼生意，兩兄弟便把他們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他，那老和尚說道：「這一定是個僵屍，你們去了他一定要吃掉你們。」

他們便害怕起來了，連忙問那和尚有沒有解救的法子。和尚說：「解決的法子是有，你們到了他的店裏，他一定要叫你們躺在指定

的床上，但是你們千萬不可以睡在上面，你們必須預備先買两只退毛的豬鬃，放在床上，你們自己却躲在別處，如果他來追你們，你們就趕快逃到小僧的廟裏來，我自有抵擋他的法子。」

兩兄弟把這和尚說的話句句記在心裏；宿了一宵，次日一早起身，向他道了聲謝，告辭去了。

兩兄弟走到鬧熱的市街上，果然找到了他們父親所開的藥店。那飛僵屍也已經算出他們快要到了，早幾天就囑咐店裏的經理：等他們來了就代表自己招待他們。

兩兄弟走進了店裏，那經理就招呼他們。他們問那經理道：

「這就是我父親開的店麼？」

「是的。」經理說。

「那末此刻我們的父親呢？」

「令尊白天裏在樓上一間房裏唸佛，不下樓的，要到晚上才下樓。兩位初到這裏，一切都由我招待，放心好了。」

那兩兄弟想：老和尚說的話真不錯，因為是僵屍，所以白天不能出現的，自己必須謹慎防備才好啊，於是他們想起了老和尚告訴他們的方法，便對那經理說：

「我們有一件事要煩勞你：請你差人去買两只退了毛的白豬，毛要退得乾淨。今夜就要用的。」

「那容易，那容易。」經理因為這是小主人的命令，唯唯的答應了。

到了晚上，經理領了兩個小主人到樓上去睡覺，一人睡一個房

間，這也是他們的父親囑咐的。

兩兄弟待經理下樓後，便拿日裏買來的兩隻退毛豬放在各自的床上，再把自己的衣裳脫下來蓋在豬身上，使那飛僵屍一時看不出來，然後退出房外，在板壁縫裏張着：究竟那僵屍進來了以後怎樣動手。

他們在板壁後面大約等到了半夜光景，忽然空中吹來了一陣狂風，隨後便看見一個貌面猙獰，爪長寸許的僵屍從窗外飛進來，撲進了大兒子的房裏，疾忙揭開了衣服，拿那白豬身上的皮，嘶的一聲就撕下了，往自己身上黏貼，但是無論如何黏貼不牢——如果是親生兒子的皮就黏貼得牢了——那僵屍知道自己上了當，狂叫一聲，把豬皮丟在一邊，又竄到間壁二兒子的房裏，依舊撕下了豬皮，往身子黏貼，依舊黏貼不牢，他就轉身跑到房外找尋他的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見他跑出房門來找尋師傅了，嚇得魂飛天外，一齊飛奔下樓，一口氣奔到老和尚的廟裏，氣喘喘地對老和尚道：

「快救救我們，那飛僵屍追來了！」

「你們趕快進去躲在後殿裏一口大鐘裏，那怪物，讓我來收拾他！」老和尚回答說。

兩兄弟聽了老和尚的話，果然跑到後殿，找到了一口大鐘，躲在裏面了。

隔了一會，那飛僵屍趕到廟前了，老和尚早已站在門口等他。

那僵屍一跑到，就要老和尚交出他的兩個兒子。老和尚對他說道：

「妖魔，你貪心不足，夜裏出來還不够，還想白晝出現，竟要撕

掉你親生的兒子，現在這兩個人住在我的廟裏，你休想害他！」

那僵屍聽他這樣一說，便張牙舞爪向他撲來，但是那和尚也是有法術的人，只見他忽然從嘴裏吐出法水，對着僵屍噴去，那僵屍受不住，立時倒地，化爲一灘濃血，一束頭髮了。

老和尚既滅掉了僵屍，就把兩兄弟從大鐘下拖出來——已經嚇得面無人色了——對他們說道：

「現在僵屍已經滅掉了，你們安心回去罷。」

他們說不盡的感激，道了謝之後就出門了。回到店裏也不把那遇着僵屍的事告訴別人，從此接收店業，全心協力地經營，那店一直到現在還開着。

殺頭鬼

何公超

有一個人趕夜路，走到一份人家的門前，看見裏面燈火明亮，有許多人在打麻將。他跑進去看他們打。看了一會，問他們道：「我因為趕夜路，趕得乏了，想在你們這裏歇一夜，不知你們裏面有沒有空舖？」

內中有一個人說道：「有，有，你儘管進去睡好了！」

他道了謝，便跑了進去，看見一間房裏有一隻空床，上面帳子和被褥都是完備的，便倒在這床上睡了。

睡了一會，忽然聽得帳子後面有息率息率的聲音，只見一個中年婦人從那裏面鑽出來，跑到一隻梳裝檯旁邊，坐下來梳頭，梳了一

曾，忽然捧下自己的頭來，看看梳得好不好。

睡在床上那個人嚇得直跳起來，連衝帶跌地逃出房間，奔到前面衆人正在打麻將的地方，喘着氣對他們說道：「嚇死我了！裏面一個梳頭的女人會把頭捧下來的！」

「那有什麼希奇，」那班打麻將的人都說，「你竟這樣大驚小怪，你看！」這樣說，一個個都把自己肩上的頭捧下來，放在桌上。他這一嚇差不多魂靈都嚇出了竅，連忙三步併作兩步地奔出門口，一口氣奔了三四里路。這那天也亮了。

他跑到了鬧熱的市街上，把隔夜所遇到的情形告訴了別人，他們對他說：「那地方從前本是殺頭場！你所遇到的都是殺頭鬼啊！」

灰大王

有一個讀書人出門去赴攷，天夜了，路過一座枯廟，因為附近沒有可以借宿的人家，只得跑進廟裏去暫宿一宵。

那廟的樓上供着一尊神像，樓下停着三口棺材。

他跑到樓上去，把地板打掃了一下，倒下身子就睡。不料睡到了半夜，樓下棺材裏跳出了三個僵屍，排着隊從扶梯上跳到樓上來了。

他早已被跳動的聲音驚醒了，連忙坐了起來，料想那一定是鬼怪，想把房門闔住，但是找了好久終是找不着門闔，那三個僵屍却已跳進門來了；他急忙躲在神像背後，渾身像發瘡疾一般顫抖。

那三個僵屍，第一個是金臉，第二個是黑臉，第三個是青臉。他

們站了一下，第一個金臉的先報名道：「我是金大王。」接着第二個黑臉的也喊道：「我是黑大王。」隨後第三個青臉的喊道：「我是青大王。」

第一個金臉的停了一會，忽然說道：「咦，這裏有生人氣！」其餘兩個僵屍應聲道：「不錯，這裏有生人氣！」

躲在神像背後的那個讀書人聽他們這樣一說，直嚇得一個倒栽葱跌了下來，剛巧跌在神像旁邊的一隻紙綻灰缸裏，塗了一面孔的灰，他在這生死關頭，急中生智，索性站了起來，大着胆子向他們走去，大聲喊道：「我是灰大王！」

那三個僵屍同聲說道：「你是灰大王！歡迎，歡迎！」第一個僵屍又說道：「我們等了很久了。你既然來了，好極，

我們可以把一件事情交給你。這是一管鑰匙，可以開樓下的一個金庫，我們就交給你去看管。」他一面說，一面給了他一管鑰匙。

他也大膽地接了。

正在這時候，東方發白了，四面的鷄聲唱起來了，那三個僵屍便又排了隊跳下樓去，鑽入棺裏，頓時聲息全無了。

那讀書人好像做了一個可怕的夢，但是他們給他的那管鑰匙宛然在着。

不多一會天大亮了。他一看手裏，那鑰匙已經變成一具鏟子了。

他想那僵屍所說的話不知道真是假，不妨去試試看，便攜了鏟子走到樓下去，在三口棺材旁邊掘去了一些泥土，果然見有一隻箱子埋在泥裏，箱子裏面有好幾十隻金元寶，銀元寶。他便把這些東西運回

家裏，連攷也不去了。

轉禍爲福，這是他所萬萬想不到的。

(浙江新市)

癩太婆（註）

何公超

一個在新市做生意的徽州人，有一年向店主告假回家去。

他一個人在路上晝行夜宿，走了一個多月光景，才到了安徽的境界。有一天，他走得乏了，便在一個涼亭裏坐着休息。

他正在觀看風景的當兒，忽然有一隻癩太婆跳到他的腳邊，抬起了頭對他望着，他也不以為奇，後來他跑出亭子，牠却跟着跳出，從此他行牠也行，他止牠也止。

他才覺得奇怪起來了，便停了步，對牠說道：

「癩太婆，你這算什麼意思呢？難道要跟我回家麼？如果真要跟我回去，也好，我就請你住在我的布袋裏，我帶你回去，省得你用盡

氣力跳了。」

他一面說，一面從肩上卸下他的布袋，張開了袋口，叫牠跳進去，那癩太婆好像懂得他的話似的，果然一跳就跳進去了。

從這一天起，他就帶着那隻癩太婆走路，每逢他跑到小飯館裏去吃飯，便從布袋裏放了牠出來，叫牠自己去尋食。牠跳出去尋了一會食之後，又跳回來依然爬進布袋裏面。

有一天，他在一個小客棧裏宿夜，吃了晚飯之後就上床，把那布袋放在床前的桌上，因為走了一天的路身體乏極了，頭一着枕就呼呼地睡着。不料到了後半夜，從山上飛下了一條大蛇，一直飛到他的房裏，正要竄進帳門裏去吃他的時候，那布袋裏的癩太婆突然跳出來，對準那大蛇不斷地放出毒水，大蛇見癩太婆與牠作對，便捨下了徽州

商人，盤住了牠，這兩個東西一直相持到天亮，竟都死了，徽州商人得以不死。

他醒了轉來，只見一條大蛇與癩太婆的屍體都橫在床前，才知道那癩太婆已經救了他的性命，便禁不住掉了幾滴感激的眼淚。

當下他把牠的屍體收拾在他的布袋裏，辭別了店主重新走路。不多幾日，他就到了徽州家裏了。

他回到家裏，和家中老小略微寒暄幾句之後，就急急忙忙地跑出去，買了一口棺材回家，而且囑咐他的兒子媳婦們馬上披麻戴孝起來，兒子媳婦們倒給他弄得莫明其妙，問他是什麼意思，他只回答說：「你們暫時不必問，明天就會知道的。」

到了夜裏，合家的人都睡着了，他一個人走到棺材旁邊，揭起了

棺材蓋，把布袋裏癩太婆的屍體取出來放在棺裏，然後把棺蓋重新闔上，自己流着淚拜了四拜，才回房去睡。

第二天，他召集了合家的人，將癩太婆救了自己的命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們，然後又說道：

『如果沒有牠，我的命已經沒有了，你們今世也不能夠再見我的面了。所以牠的死猶如我的死，你們應該戴孝示哀！』後來他又叫人把這棺材抬到荒野地方去葬好。

註 癩太婆——新市人稱癩蛤蟆爲癩太婆。

(浙江新市)

龍精的兒子

何公超

一份鄉紳人家的花園裏有一口池，池裏住着一隻龍，那龍因爲修煉了許多年，已經能够變成人形了。

那鄉紳有一個女兒，生得美麗非凡。她有一天靠着窗口梳頭的時候，被龍精看見了，便生了愛慕之心。牠當時就想：『我既然會變成人形，何不變了個俊秀少年去引誘她呢。』

這一夜裏牠便爬上岸來，變成了一個非常俊秀的少年男子，走到她的房裏，用許多花言巧語向她求愛，她到底是答應了牠。從此之後，那龍精到了夜裏便變成少年走到小姐的房裏，與她歡聚，天一亮就回到池裏，來去都是無影無踪的，連小姐也不知道牠是龍精化身，

只當作是什麼隣家的讀書公子呢。

這樣來去了約有一年之久，小姐的肚子竟漸漸兒大起來了。她的母親起初是毫不知道，後來有一天走到了她的房裏看她，只見她肚子高突，面黃飢瘦，才知道她已經不知怎麼的有了身孕，老夫妻倆非常着急起來，他們先叫服侍小姐的丫頭去拷問，問她小姐究竟同哪一個男子有了來往。

那丫頭回答說：「小姐本來是很規矩的，一天到晚住在閨房裏面，足不出戶，但是在一年以前，不知怎樣的房裏忽然出現了一個書生模樣的男子，從此以後便天夜了就來，天亮了就去。」

「有這等事？」小姐的父親激怒地說，「那麼你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是從這個樓梯上走上來的麼？你也生眼睛，你總該看

見的啊？」

「實在不知道，求老爺饒恕我——他真是來無踪，去無跡的，有時候我覺得眼睛一閃，他已經站在我的面前了；他去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那簡直是妖怪了！咳，我們的女兒被妖精迷住了，這怎麼好呢？」

他們倆商量了一會，便把小姐叫到面前，對她說：「女兒，那個天天到你房裏來的少年男子一定是個妖怪，現在我們告訴你一個方法，今夜他來睡的時候，你預備着一團線，待他睡着的時候，偷偷地縫在他的衣裳上，這樣一來，他的身體走到那里，那根線也跟到那里，我們便可以找到他所住的地方，設法治他死了。——你一定要這

樣辦的啊，明天我們再來看情形辦事。」

那小姐完全答應了。

這一夜那鼯精果然又來了，小姐早已預備了一根針，一團長線放在枕頭旁邊，到了半夜，鼯精已經睡着了，小姐便悄悄地把線縫在他的衣裳上面，那鼯精却正做着甜密的夢，一點也不覺得。

第二天早晨，那鼯精像飛鳥一般從窗口裏飛出去，一閃眼便不見了，但是縫在他身上的那根線，却跟着他飄出去，雖然飄得很遠，這一頭却依然在小姐的手中。

不多一會，她的父母到她的房裏來了，看見那根長線從她的手裏飄出去，越過了窗口，一直飄到下面花園裏的那口池裏。她的父親恍然大悟道：

「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那一定是那隻鼃成精作怪了，牠原是我祖父手裏放下去的啊。現在我們馬上想法子去弄死牠，不要給牠逃走了。」他一面說，一面飛快地下樓去了。

他馬上叫了十幾個長工，把那口池裏的水費了半天的功夫車乾，水一乾池底就現出來了，果然看見一隻像圓桌面一般大的鼃伏在泥裏，牠周圍的肉羶上赫然縫着那一根通到樓上的長線。

「就是牠，就是牠！」小姐的父親喊道。他叫長工們把牠扛到岸上，用一把寶劍砍去了牠的頭，淌了滿地的血，死了。他們又把牠的屍體斬成許多小塊，放在花園角落的空地上，讓牠爛掉。

過了幾個月，牠屍體上的肉已經完全腐爛，只剩下許多骨頭，散丟在地上，沒有人去埋牠。

有一天，小姐的丫頭到花園裏去採花，看見了那一些白巉巉的骨頭，便回去告訴了小姐，小姐聽了，禁不住流下淚來說道：

「牠雖則是精怪，但到底是和我做了夫妻，我怎麼忍心不收拾牠的骨頭呢！」

她便把一個黃布袋子授給丫頭，叫她把黿精的骨頭收集了盛在裏面，然後拿來掛在她自己的床角上。

後來那小姐十月滿足，生下了一個男孩。因為他是精怪生的，所以他的外公外婆們都看不起他；他長大到七八歲了，也不替他聘師授讀，聽憑他一天到晚在外面流蕩。

有一年當地的一個看地先生（註一）替一份有錢人家找到了一處非常好的風水。據那看地先生說：「李家渡的河底裏有一條泥龍（註二），

牠也有尾巴，也有嘴巴，也有角，很像一條龍的樣子；如果有人能够把祖宗的骨殖放在牠的嘴裏，他們的子孫一定會大貴的。

但是那一段河港的水非常湍急，常常聽見有船隻在此翻沉，一個血肉的人誰有這樣大的本領能够平平安安地游到河底去投骨殖呢？

那有錢的人便同看地先生商量這件事，看地先生當下回答道：

「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可以貼一張榜出去，徵求能够游水到河底去投骨殖的人，如果投進去了我們便送他多少金子利銀子。」

「這辦法倒也不錯，我們不妨試試。」那個有錢的財主點點頭說。

他便叫他的賬房寫了一張榜，差僕人們到大門外去貼張，榜上並

不說明骨殖的事，只說因爲在李家渡河底裏掉落了一件寶貝，所以徵求撈取的人，如果有人撈着了便賞他一千兩金子，一千兩銀子。

那張榜貼了出去之後，圍看的人真是不少，大家紛紛議論：一千兩金子一千兩銀子誰不要想，但是那樣凶險的河港恐怕沒有一個人敢嘗試的。

恰巧黿精的孩子也在街上玩耍，他見許多人圍在一處看什麼東西，便鑽進去問這些人道：

「什麼事，什麼事？」

「要人到河底裏去撈寶貝，你小孩子會不會啦？如果會，有金子銀子賞！」他們中有幾個人全他開玩笑說。

「到河底裏去撈寶貝，還有金子銀子賞，那我會！那我會！讓我

把這張榜撕下來。」孩子說。

「且慢，你知道是什麼河港？是那最凶險的李家渡一段啊！每年那地方不知道要溺死多少人！像你這樣一個孩子倒會游下去？快些去玩耍罷，不要在這裏胡鬧了！」這一羣人中間幾個老成的人說。

「我會的，我會的，你們不要管我，」他一面說，一面鑽到前面，把那張榜撕了下來，塞在懷裏。

當時在旁看守着的僕人馬上拖住了他，說道：

「小孩子，你真的會麼？這不是開玩笑的啊！」

「誰全你開玩笑？我不會也不把這榜撕下來了。」孩子決截地回答。

「那好，你就跟我到我們主人家裏去。」僕人說。

「不，」孩子回答道：「我家裏還有母親，我要告訴她一聲，再跟你去。」

「好吧，你去去就來，我在這裏等着你。」

孩子答應了一聲，便飛也一般跑回去了。

他回到了家裏，把撕榜等等的話統統告訴了他的母親，要求她答應他去撈寶貝。他的母親想：「他本是龔精的兒子，游水本來是他最內行的。」「不過，」她囑咐他道，「你在沒有到水中去之前，還須回來見我一次面，我有話叮囑你——你現在去罷。」

孩子說：「我一定再回來一次。」說罷他就去了。

他跟着那個僕人到了有錢人的家裏，那個有錢人利看地先生見他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都覺得奇怪，但是既敢撕榜，一定是有本領

的，便擺出酒席來請他喝酒，喝到中間，那主人對他說道：

「實不相瞞，榜上所說撈取寶貝的話是假的，我們實在是要請你去把祖宗的骨殖葬在好風水裏。那李家渡的河底裏有一條泥龍，他的嘴是常常張着的，我們現在把這一包東西——裏面就是我們祖宗的骨頭——給你，你洒到河底去把牠丟在龍嘴裏，你自己就上來，如果這件事辦成功了，我們就照榜上所說的給你一千兩金子，一千兩銀子。」

「那容易，那容易，」孩子說，「我一定替你們把骨殖投進龍嘴裏去。」

酒席一完，他就拿了那主人給他的一包骨殖，回到了家裏，把主人說的話告訴了母親。

她聽了兒子的話，忽然想到了自己丈夫的骨殖，臉上便現出了笑容，隨即從床角上取下那盛着龜精的骨頭的袋子，授給他的兒子，囑咐他道：

「這是你父親的骨殖，你泅到河底的時候，把它丟在龍嘴裏，而把他們給你的那一包，掛在龍角上，你千萬不要忘記，千萬不要弄錯啊！」

孩子一一答應了。便懷了那兩隻袋子跑到河邊。

這時，那主人利看地先生已經候在河邊，那孩子招呼了他們一聲，便一躍入水，一會兒就泅到河底，他看見河底果然有一條一丈多長的泥龍，首尾俱全，活像一條龍的樣子，牠的嘴巴張開着，好像等候着要吞什麼東西似的。他就從懷裏摸出了那兩包東西，把自己父親

的一包丟在龍嘴裏，把那主人的一包掛在龍角上，便別轉身子，重新泅到水面，爬到岸上。

那主人和看地先生見他好好地出水，知道大功已成，都說不出的高興。連忙接他回去，替他換去濕衣，擺設酒席。酒後，便把一千兩金子，一千兩銀子送到他家裏。

後來那孩子到了十多歲，他的相貌漸漸地變得非常端正了，他的腦筋也變得非常靈敏了，後來一步一步地竟做到了皇帝，而那主人的兒子則做了「閣老」。

註一 俗稱堪輿家爲看地先生。

二 河底裏的泥土，漲成如龍的樣子，俗稱之爲泥龍。